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63  
20 February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法国)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米尔诺夫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比卜先生

肯尼亚

法基赫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秘鲁

佩鲁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唐立德·梅特兰爵士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散发。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伊拉克关于该国与伊朗边境上所发生事件的控诉。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1216 )

主席：按照理事会第一七六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并且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伊朗代表在安理会席上就座，以参与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伊朗代表胡韦达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同时，根据安理会第一七六二次会议所作的另一个决定，我提议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邀请民主也门代表参与安理会议程上所列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也来信给我，请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与安理会议程上所列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提议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和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参与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鉴于安理会席上的座位有限，我将按照惯例邀请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民主也门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当轮到他们发言时，我将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

( 续前 )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 LX-2332 室 )。

本记录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民主也门代表阿什塔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斯韦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讨论议程上所列的项目。在发言者名单上，第一位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什塔尔先生（民主也门）：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和理事会各位成员表示深切谢意，让我有机会在这庄严的机构里就这个对我国政府特别重要的项目，发表讲话。

我要特别乐意地祝贺你在二月份里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毫无疑问的，主席广泛的经验和智慧一定会使理事会获益非浅。你是一位胜任愉快，手腕灵活的外交家，受到我们的崇敬。

我要求准许代表我国政府发言，并不是作为一位旁观者发言，也不是作为疏远地受到伊朗武装部队向姐妹国伊拉克最近进行的侵略行为的影响或疏远地与这种行为有关的一方发言，而是作为面对伊朗竟然以我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保护人自居这一情事感到惴惴不安的一方发言。根据伊朗军事战略家，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毕竟是在所谓伊朗防守圈范围以内的，这是新帝国主义野心的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

的确有时候只有兄弟才会互相狠斗，而且只是为了实现敌对集团和强国所设计的阴谋。这些集团和强国为了维持和加强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几乎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有史以来，共同文化、宗教、历史和睦邻传统所形成的纽带，将阿拉伯人民和伊朗人民结合在一道，而且不论何时，他们互斗，都不是为了各自切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以及疏远的保护人和利益集团的光荣伟大。今天，许多伊朗同胞在伊拉克、科威特、马纳马、迪拜、阿布扎比以及阿拉伯湾地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东道国里安居乐业，同时阿拉伯人民也在伊朗同他们的弟兄和平相处。

但是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就不喜欢见到阿拉伯人民的伊朗人民的亲密关系。一九六九年英国考虑而最后决定退出阿拉伯湾各酋长国的时候，伊朗就宣布海湾地带不会发生权力真空问题，伊朗是注定要作阿拉伯湾及其沿岸各酋长国的保护人，在伊朗的保护下，该处的局势一定会安定下来。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伊朗取消了与伊拉克签定的边界条约，这是目的在耀武扬威的一种卑鄙无耻的行径。

伊朗部队好象有意要揭开一个新的时代，一面扩大领土，一面发动政治挑衅，

于是有系统地越过伊拉克的边界，侵入伊拉克的领土，赤裸裸地继续肆行其扩张主义的勾当。现在拥有过度攻击装备的伊朗军队从此就沿着五百哩长的伊拉克和伊朗边界，按照侵略的战略方式，一再布防。

伊朗最近对伊拉克边界岗哨发动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深入伊拉克领土五公里之处，这种行动，只能视为紧张局势的升级，只能视为引起大规模战争的一种挑衅。这次伊朗武装部队非但在伊拉克境内作战争状态的散开，而且越过边界侵犯伊拉克的主权，同时其空军也侵犯了伊拉克的领空。这种挑衅和公然侵略的行径，在规模上固然不同寻常，而且从不详时间的选择上，也不同寻常。约有三分之二的伊朗武装部队，如沙比卜大使前天所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沿着伊拉克边界散开，编成攻击队形，在那边玩火，这要归功于美国军事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正在中东寻找另一个越南，为其军火存货打开另一个出路。这是十分危险和猛烈作战的预兆。

以时间这一因素来说，伊拉克受到伊朗军事压力，正是它英雄地阻止以色列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掠夺者其自然资源的时候。而且，伊拉克立志要保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这个事实当然使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东伸张的爪牙感到不安。伊朗妄图借对伊拉克施加压力的办法，来破坏阿拉伯的团结，削弱阿拉伯的全面力量，因此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伊朗本着自号小超级强国的最佳传统，不单单是在一个前线作战。它对所有各种军备的贪婪无厌，正好同它对扩张领土的渴望和争取区域霸权的野心相比。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惨败近在目前，伊朗军国主义岂能忽视。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约翰·克罗莱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

“伊朗国王在接受伦敦《每日电讯报》访问中表示：伊朗突击队在阿曼的佐法尔省正与游击队作战。估计伊朗海上突击队约有三个营”——即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有直升机支援”，计二十五架。

该报接着说：

“阿曼军队已有英国和其他联邦国家的高级军官率领，显然欢迎被阿拉伯急进分子视为‘侵略’的伊朗援助。”

这种肆无忌惮的无耻入侵还有什么别的名堂可称？这是对阿曼的友好访问吗？还是携带炸弹的野餐吗？难道伊朗只是对一个饱受镇压和变相殖民地主义折磨的人民试验新买的武器吗？这明明是“军事侵略”，当然这不是对苏丹王官和其外来佣兵的一种侵略，而是针对阿曼和其英雄的人民的一种侵略。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伊朗《世界报》夸耀说：“伊朗士兵在阿曼作战英勇，象猛狮一般，这证明他们具有帮助一个极需支援来对付国际阴谋的友好国家的决心和能力。”“象猛狮一般”。沈溺于傲慢地自我陶醉的伊朗报纸只是想提高侵略部队的士气，这些部队现在非但遭到数千自由斗士而且遭到全体阿曼人民的对抗，因为他们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旧时代的殖民主义者曾经也“象猛狮一般”，发动过这种冒险，但是结果都被迫撤退，溃不成军。

已有九年历史的解放阿曼和阿拉伯湾人民阵线是伊朗侵略的目标。除了被围的首都沙拉拉之外，佐法尔省全部都在人民阵线的控制之中，沙拉拉就是经常在炮火攻击下的金边的翻版。作为阿曼人民的开路先锋，他们是正在行使自决权利。他们并不梦想建立一个帝国，也不主张干涉伊朗的内政。他们不是替“国际阴谋”的利益服务，而是替贫穷的阿曼人民谋求福利。他们才是阿曼人民不折不扣的代表。如果伊朗想根除他们，就必须消灭全体阿曼人民。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伊朗军队侵入阿拉伯的阿布莫萨和大小通布各岛时，民主也门代表团曾向理事会提出一个恰当的问题。当时伊斯梅尔大使问：什么是伊朗的长期目标呢？现在已经确知，三个被占的岛屿即刻变成军事基地，变成了发动进一步侵略的跳板。侵入阿曼的伊朗部队就是从这些岛屿开动的。这三个岛屿的占领是非法的，应予痛斥的。难道我们还没有理由预期侵略阿曼只是进一步侵略阿拉伯半岛的前奏？

现在“缓和”两字流行，逐渐替代“对抗”和“冷战”等措辞，但是伊朗却在这个时候将其大部分资源用来整军经武。采购武器已耗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多，伊朗现已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诡计由当地的工头去执行的哪种趋向吗？我们这些小国在国际战场上不能得到紧张局势缓和的果实吗？我在此要请理事会注意伊朗侵略阿曼危害到我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伊朗扩张主义的野心不会到伊拉克的边界就停止，也不会到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就此停止。伊朗的军事触须，已经伸到远在本国边界之外，而深入公海。据汉斯·摩根索说：

“凡是倾其全部所能动员的物质力量，投入国际政治圈的国家，一定会遇到敌手亦倾其全力，以获得同等水平或甚至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国家将发现不再有朋友，只有奴仆和敌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伊朗代表阿芙沙尔先生在理事会讲话，认为伊朗占领三岛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试问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断定侵犯他国领土是“微不足道的”呢？对于遵守法治以及《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是不能有任何例外的。从侵略的被害者的正确眼光来看，这些都是危害我们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暴力行为。理事会的责任并不是要等到战争的火焰熄了以后，违反正义的事实造成以后才开始的。按照理事会在道义和政治上的义务，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扑灭战争初次爆出的火花。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这个重要的理事会，我无法隐藏自己的高兴，因为你代表的法国不仅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非常友好。对贵国政府的英明政策，永无休止地为争取中东的和平与正义所从事的工作，我们都感佩之至。

因此，我向你阁下祝贺，并且我要感谢你和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参加这项有关我们地区两个伟大国家的一场冲突的辩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我们命运与共的兄弟，另一个是关系良好的邻邦，对于它我们充满友好的感情和共同努力的愿望，为的是要保障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如果我不得不在这项辩论中发言，那只是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与我们有直接的相当程度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即三个岛屿：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岛的主权所属问题，我必须明白交代我国政府的立场。

伊朗代表在今年二月十五日的发言中说，那些岛屿是伊朗的岛屿，伊朗已经重新建立对那些岛屿的主权。据他说，这一主权的行使在殖民时期是受到干扰而中断的。关于这一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已经一再清楚申明自己的立场，但我必须在这里再度申明。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我们不承认任何国家对上述诸岛拥有主权。我必须就此再作补充，我们的区域政策，我们对待邻邦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而且，这项政策已由我国外交部长艾哈迈德·卡里法·索威迪先生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大会一般辩论中发表演说时详尽说明。他说：

“我们在波斯湾所处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对于世界这一重要经济和战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我们坚信波斯湾区的和平与稳定只有在海湾各国相互合作且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无论目前或将来可能有什么争端或分歧，都必须以和平手段和确认并维护当事各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损害其基本国家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英文本 A/PV. 2043, 第 56 和 57 页）

主席：谢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向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斯韦丹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不但你本人赋有担任这种职务所需有的才干，而且你也是来自一个对于外交和追求自由都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一个和我国维持密切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

本会堂里的人都知道，我国政府过去一向避免向安全理事会期求伸张公理、或者获得切实有效办法，以对付不公平的行为和侵略，即使这种不公平行为和侵略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和人民。我们决不寻求、或者顺从只在纸面上的决议，其目的不在应付危殆的局势，而只是把侵略和不义行为的受害者置于不闻不问。

不过，我不需要详述本理事会在采取切实办法应付世界上我国那一部份或任一其他地方的国际局势方面的可怜记录。好多位代表都已表示过他们的意见感到怀疑并表示失望。他们只想也许本理事会至少会有一次摆脱强权政治的把持、根据客观办法和有关问题的得失，履行它的职责。

现在说到目前理事会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不必详述因为有预谋的伊朗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违反关于友好邦交的各项原则、侵略其邻国而发生的各项事件的记录。

人人都能证明，最近一次的侵略行为只是伊朗对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的扩张和统治政策的一种表现。伊朗国王及其政权的这项政策的最好诈的一页，也许在伊朗政府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发动军事侵略非法占领阿拉伯海湾三个阿拉伯岛屿时便已开始。

人人都知道，这是由于英国政府对有史以来便对这些岛屿拥有合法主权的阿拉伯国家公然背弃条约义务，加以包庇和合作才做到的。但是，这种以阿拉伯人民为对象的侵略扩张主义政策并不反映伊朗人民的真正愿望和意见，我们阿拉伯人民都和伊朗人民有着同一历史、文明和宗教的最密切关系。正相反，这项侵略扩张主义政策只是伊朗国王所怀有的重建古波斯帝国的帝王迷梦和神话的一个主要部份而已。

不但如此，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都象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一样，要在这种迷梦里找到剥削整个地区——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地区——的黄金机会。这些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以保卫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借口，企图永远保持它们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它们这种永保统治剥削的政策的最显著的战术之一，便是建立一个由伊朗和区域内各国及联合王国和美国组成的，称为中约组织的所谓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曾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德黑兰的一次中约组织成员国的会议上说明，中约组织的任务，是在维持阿拉伯湾地区的安全计划一个防卫体系。“如果”——罗杰斯先生说——“波斯湾变成了一个战争地区，它便将是中约组织感到关切的一件事。”罗杰斯先生提到美国把大量最新美国军备提供伊朗的政策说。这项政策将是“这个产油地区和平的稳定力量。”

这个武装伊朗的政策确实是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尽管非常明显，这个地区并没有和平。但是，和平根本从来就不是目标。美国政策的真正目标是要使伊朗成为这一地区的新势力——一个不但能侵犯其邻国权利和主权且也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奉其主人的命令作军事干涉的势力。

伊朗国王的新政策是和迷梦，忠实地成全了国际殖民主义在阿拉伯湾和印度洋的利益和战略。美国这种以阿拉伯世界中心建立军事前哨站为基础的战略，也企图把驻在地中海和巴勒斯坦的美军和驻在阿拉伯湾和印度洋的美军密切连系起来。

也许美国对阿拉伯地区的政策和阴谋的最明确的证据，已在富布赖特参议员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能源危机时所作的声明里透露出来了。富布赖特先生在他的声明里证实了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对两个主要产油国——即科威特和利比亚——的野心。

“毫无问题，我们有用武力接收中东产油国的能力。我们甚至于不必亲自接收——可以用该地域具有军事潜力的代理人。大家知道，伊朗国王渴望担任保护海湾区域的工作。”

也许在这一方面不妨提到美国通过在阿拉伯世界中心建立军事战略哨站，统治阿拉伯地区的企图的轴心的另一端。我指的是所谓以色列国，它是在阿拉伯国家里勉强扶植起来的，而且是靠着好几百亿美元——最近所支的二十二亿美元不计在内——的大量军事财政支援强迫维持的。毫无疑问，给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上面这一笔款项只是支援所谓以色列国和伊朗国王的同样和类似款项的整个军事计划的一部份。这些庞大的美国财务和军事支出的目的是在使阿拉伯地区受美国保护者更充份有效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不管伊朗国王用那一种词令来辩护他最近侵犯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预谋行为，这件事必须完全从伊朗国王统治和剥削整个阿拉伯湾地区的迷梦的背景里去加以了解和评价。因此，我们向这个庄严的理事会宣布，除非国际社会能够遏止这种扩张主义和侵略，该地区就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次具有全球规模和影响的爆发性长期战争。

我国政府确信世界这一部份的局势严重，因此强烈谴责伊朗侵犯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请理事会至少在它的生命史中履行它迄今为止对我们多事的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从未履行过的责任。

主席：伊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我请伊朗代表发言。

胡韦达先生（伊朗）：南也门代表为了干涉和他无关的事情——我指关于所称伊朗侵略伊拉克的控诉——竟敢破坏理事会的惯例，此事本身就表明它在各邻国中间散播恐怖造成破坏的无耻惯行。难道我必须提醒理事会，这个国家特别是对阿曼或是它的北面邻国所犯的侵略行为么？难道我必须在这里重申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解放波斯湾整个地区——就是说要完全推翻这些国家的合法政权么？

南也门代表，利比亚代表在几分钟前也是如此，坚持使用一个虚构名词来指波斯湾——这是历史上确定和公认的名词——就是他的发言其余部份一贯故意歪曲事实的明显证据。当这两个代表团胆敢谈到伊朗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的梦想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此曲解这个历史名词，他们是在建立一个幸而是虚构的帝国么？

我们刚才听到对我国政府一连串的谎话和侮辱，其内容实际上都不值得答辩。虽然如此，南也门代表在这里提到我国给予阿曼苏丹国的援助。关于这一方面，我必须提到这项援助是应那个友好国家的请求而提供的，并且阿曼的苏丹最近接见黎巴嫩报纸《事件报》的记者时曾向伊朗公开表示他的感谢。无论如何，我见到南也门代表急忙搭救他的伊拉克同事并不觉得诧异——这个评论也适用于利比亚代表。

中东十月战争爆发时，利比亚当局虽接近这个地区，却坚定地保持了缄默，对卷入冲突的国家未表示任何态度。现在利比亚忽然来到这里谈论离开他的地区很远的冲突。他说伊朗犯了侵略的行为。他怎会知道？伊拉克代表在理事会前提出了一点点证据么？利比亚代表所说的不过是重述伊拉克代表的主张。而且，利比亚代表忘记了么？他的国家里有恐怖分子的训练营，训练之后远派他们到其他国家，甚至我的本区，我的本国。他忘记了么？利比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都给 予要人待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决定在理事会重申他的政府的立场。我可以回答说，

在理事会上次会议上我自己说明了我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并且伊朗代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在理事会也表明了立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谈到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我可以向他保证，我们对他的国家也有同感。他说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必须合作以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实际上这就是我国一向主张和宣布的立场。

关于以前几位发言人提到的这一辩论的议题，我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尽管伊拉克侵略，尽管在理事会提出控诉，尽管伊拉克的大众新闻报导肆意侮辱和呼吁颠覆，一如我们从来申明的，我们准备坐下谈判，来使我们的关系完全正常化并解决我们的一切争执。

因为现在轮到我发言，并且因为以前几位发言人竟就理事会当前的这个议题提出意见，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我想提一提上星期五以来的一些新发展，这些新发展使人觉得伊拉克现在的态度更加奇怪。

第一，上星期六伊拉克大使在德黑兰递交了他的国书，并且在同一天恢复了两国间的空中联系。今天——的确就是此刻——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伊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巴格达降落，上面还载有伊朗驻伊拉克的新大使。因此，一切似乎显示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交通都恢复了正常。可是伊拉克代表团拒绝使用这些正常的手段。

另一件最近新闻我想通知理事会的是有关二月十日流血事件。首先我要通知理事会，记载伊朗和伊拉克的部队二月十日（星期日）在边境发生冲突经过的一部记录影片就在发生冲突的第二天在巴格达电视中放映并附有评论指控伊朗首先攻击。另一首都的电视网也在同一天广播这部影片。我很想知道伊拉克电视摄影师究竟用什么占卜方法会预先知道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因此他们可以前往拍照影片，因为沿着一千二百公里的边境，全线配置电视工作人员是不可能的。这部记录影片甚至映出冲突初起的时候。就技术观点说，这必需要在离两个国家都很边远的地区有若干摄影师甚至整队电视人员。

所以，如果这部影片要在几小时后在巴格达电视中放映，是否我们必须断定一切事情都是预先妥为计划的？这不就是伊拉克人预先策划这一事件的证据么？

这是我要请理事会注意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发展是关于侵入部队撤退后在我们领土留下的伊拉克兵士的尸体。伊拉克代表在他今天的信（S/11224）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应当提请理事会注意下列情报。伊拉克边防军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曾被对方的伊朗边防军邀请在边界线上出席会议，以便讨论二月十日冲突中丧命的伊拉克人尸体——军官二人，士兵二十七人——的移交手续。

伊拉克边防军虽接受了伊朗关于开会的提议并且出席了这个会议，但拒绝在关于移交的会议记录上签字。他们对于提到这些尸体在伊朗领土一事表示拒绝。他们还拒绝接受移交的兵士尸体。

伊拉克在今天的信中又提到伊朗部队驻扎边境问题。当然它略去不提伊拉克部队也驻在边境另一方。我要在这里再提一次上星期五我在理事会讲的话。当时我说：

……可是我很想知道在发生象本年二月十日那样令人遗憾的事件之后指望一个负责政府做的是什​​么？任何国家按国防需要采取措施岂不是正常的吗？（第一七六二次会议，第19页）。

当时我就二月十日以前伊拉克部队几师集结在边境一事向理事会报告，今天早晨我接到报告说伊拉克人正在继续派遣部队结集在伊朗边境。关于这封信里提到的新事件，我也接到了报告。在伊拉克代表团的信中并未详述这些事件，其中有在二月十日事件发生的地区从伊拉克方面发射大炮五发。此外请允许我报告，伊拉克现正继续把伊朗国民驱逐出境，这一次是攻击纳杰夫地区的宗教当局和研究神学的学生。

伊拉克代表的信 ( S/11224 ) 后面附有一张复制的地图，事实上这张地图已于上星期五分发给理事会各理事国。我必须提请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边境地区并没有任何条约划定界限。而且，这张地图上有一个箭头。我不晓得在伊拉克代表的心目中，他的制图员手画的一个箭头就认为应当证明什么？

我前面的一位发言人提到伊朗军队在伊拉克领土境内的事实。我必须回到伊拉克代表上星期五向我们说过的话——说伊朗军队已在“伊拉克境内”推进了“五公里”（同上，第11页），这一论据在伊拉克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的控诉信中却没有提到。伊拉克代表也许要说当他写信给安全理事会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详细的情报。那么，我们应当相信谁呢？我们是听信伊拉克代表的声明，说什么伊朗部队已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据称占据了伊拉克的边境地区，或者我们还是相信伊拉克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电视的报道，引用他们的参谋长发表的公报，大肆吹嘘他们对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据称的伊朗侵略者，赢得了胜利？

伊朗部队是否进入了伊拉克，或者还是如公报所宣称，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们被击退损失惨重？

我手边有巴斯拉和巴格达发出的新闻报道和会报，以及那些城市的剪报。其中只一般地谈到伊朗的侵略，而没有说伊拉克军队如何干净利落地打击了伊朗军队的侵略野心。现在，按照伊拉克的说法，我们的部队既打了胜仗同时又被击退。

我提到的这些事实——电视、拒绝提回尸体、伊拉克代表的发言同该国参谋长对同一事件发表的公报之间的矛盾——对于伊拉克声称我国是首先发动攻击的说法引起了严重的怀疑。这些事实构成了证据、构成了证明，而且，二月十日以来伊拉克无线电、电视和新闻界大规模地合力推行的仇恨运动就足以向理事会表明真理果真何在。关于这个事件，既然伊拉克代表认为适当在他上星期五的发言中引述一家美国报纸的报道，提到所谓伊朗军备的购货单，我想如果主席允许的话，我要就此事向理事会略为澄清一下。我并不自称熟知伊拉克的购货单，但是关于伊拉克军备的现况，我却有些具体的情报，我就要向诸位报告一下——别担心，我不会

一一细说，因为那得好几个钟头。

他谈到坦克车、谈到海军、谈到空军。我要谈的也就限于这三项。伊拉克现在拥有 T-26 型坦克一百五十多辆、T-55 型坦克四百辆、T-54 型坦克六百辆、T-34 型坦克七十二辆、T-76 型坦克六十六辆、M-24 型坦克三十六辆和大批百夫长型坦克。我不要谈另一整系列的军备，现在继续谈伊拉克的空军：苏克和式战斗轰炸机八十架、米格—21 式机八十一架、米格—19 式机二十五架、米格—17 式机二十五架、米格—15 式机三十六架、猎人式机三十三架、伊尔—28 式轰炸机十二架、图—16 式轰炸机十六架、图—22 式轰炸机十六架，在此我提请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图—22 式轰炸机的破坏力，AN-2 式运输机三架、AN-AN-12 式机十六架、AN-24 式机十一架、图—124 式运输机三架、布里斯托尔式运输机四架、鸽子式运输机六架、赫恩式运输机二架、MI-4 式直升机三十四架、MI-6 式直升机十二架、MI-8 式直升机三十一架、维索克斯直升机十二架、阿洛埃特式直升机十二架，等等。

我还可以提一下，在这些最精巧的军备中，除我提到过的图—22 式轰炸机以外，伊拉克拥有各种萨姆式飞弹——萨姆二号、三号、六号和七号飞弹。

我不要再继续谈这个清单。理事会可以知道这是没完没了的。我不想再多谈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理事会希望我读的话，我乐于把全部清单读完。伊拉克象控告我们武装到牙齿的若干国家一样，它自己也同样的，而且长期以来已这样做。

在结束这篇讲话时，我只希望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尽管我们是受害者、尽管我们的邻邦有许多不友好的行为、尽管它顽强拒绝同我们商谈，我们愿意再一次明白地说，我们准备利用正常外交渠道展开直接谈判以便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一切其他问题。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为止，在我们两国邦交恢复前，我国外交部长向伊拉克外交部长提出了各种不同谈判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办法。伊拉克外交部长迄未答复。一九七三年以前以及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我们一再提出开始直接谈判。上星期五我再一次重申过这个立场，今天，我再一次重申这种立场。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最后问一问伊拉克代表，他是不是认为我们恢复邦交，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局势并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最佳的途径呢。



主席：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要求让他发言行使答辨权。我现在邀请他为这目的列席理事会。

阿什塔尔先生（民主也门）：伊朗代表讲了许多攻击我国政府的话，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加以答辨。他在开始讲话时说也门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这次的理事会辩论是干涉理事会的事务。如果我记得不错，他甚至说这是一种侵害。对我们来说，这种说法并不是新奇，因为伊朗力图剥夺我们在我们的地区行使我们主权的权利，这种话是在预料之中的。他们再度依着一个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最佳传统，想要我们静静地坐着不动，眼看他们侵略我们的地区。

伊朗代表说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是要解放波斯湾。首先，这是阿拉伯湾，并且我要对他说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在进行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的残余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对于我们的任何邻国都没有野心，同时，我们认为行使自决权是各国人民的权利。我们不是如他所讲的那样，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帝国。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很小的国家，竟被指控为想要建立一个帝国，真令人啼笑皆非！伊朗代表或许在讲波斯帝国，不是讲任何其他帝国。

他还说伊朗部队应阿曼苏丹的邀请，到阿曼去帮助阿曼。很可以一提这类的理由对帝国主义和小帝国主义的国家来说，并不新奇。我们在这里只能回顾当年美国部队去到南越，是应南越的邀请，但是他们却曾抢劫，而伊朗人在阿曼正是如此。

主席：伊拉克代表愿意发言，行使答辨权，我现在请他讲话。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我参加今天的辩论的本意，只是要请理事会的理事们注意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我的关于边境局势更加紧张，和其他新近射击事件的信（S/11224），并指出这一事实：‘伊朗当局扣留着伊拉克兵士的尸体妄图勒索——一定要伊拉克当局同意伊朗所说尸体倒在伊朗领土内的话。这一事实无须详细说明，就可证明伊朗当局的人道和文明态度是怎么样的，因为它用死尸作讨价筹码。

但是，伊朗代表的话再度把我们引进了混淆不清、虚构指控和无稽谰言的同一

迷津，这足以打岔，使这次的辩论走不上建设性的途径。主席先生，理事会的其他理事们，我确信你们都已看出伊拉克代表团是克己自制的，是在努力使这次辩论不致沦为空言巧辩和互相责难，而走上建设性的道路，使我们的区域的和平得以建立，和成为理事会这次会议讨论主题的争端，得以解决。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要对伊朗代表所讲的话的某些部分，提出答辩。

首先，他对伊拉克所说伊朗部队侵入并占领了深入伊拉克境内五公里处的一个岗哨一事提出了争辩。我只须请各位查看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理事会会议逐字记录，即 S/PV.1762 号文件第 11 页，来证明一开始我就很明白地陈述了这一事实。我不知是否他争辩我代表我的国家的声明，但是，我的国家，通过我，作为它的代表，已作这个声明，并且我国仍然维持这个声明。

然后我们又听到指控伊拉克侵略。现在伊拉克一定真是一个无耻的侵略者——首先对伊朗进行侵略，向安全理事会控诉此事，尽管我的伊朗同事和他的朋友多方设法不要安全理事会开会，而仍坚持理事会开会，接着又阻挠这次辩论，使它得不到任何结论，并要求理事会调查这一事件。我们一定不是疯人，就是真正十分无耻。我相信我国代表团的行为和伊朗代表的行为明白地证明了真实情况，真实居心和事实所在。我不能够把这个理事会实际搬走，放在伊拉克领土内仍然堆积着伊拉克兵士尸体的出事地点，以便理事们当场看看侵略的真面目。但是，伊朗力图阻止事实提出理事会，力图阻止举行辩论和力图使这次辩论不能得出决议的行为，证明了事实真相是什么。

我的伊朗同事很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伊拉克军械一览表。我不拟详细讨论这一点。我只是想说：重要的不是军械，而是如何使用军械和使用军械来达到什么目的。伊拉克除保卫它的领土和保卫在外国占领下的阿拉伯姐妹国家的领土而外，绝没有使用它的军械。我无须详细谈论伊朗的军械和武力的使用。本理事会的记录里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消除任何疑虑。

伊朗代表提出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提出另一说法，来证实完全相反的事。让我解释明白。首先，他说伊拉克军队沿着边界，更加集中，并且说伊拉克正在运送更多的部队到边境地区。我们不曾告诉理事会说局势是完全平静的。我们确实讲了恰恰相反的话——那就是：局势是紧张的，局势是危险的，如不迅速采取有效行动，随时都可以发生爆炸。

但是同时他继续说：伊拉克大使到了，并且递送了国书，飞机又在飞翔了等等，事事都太平了。我不能够了解一切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问我是否由直接谈判去解决这些事情，比较好些。

现在让我讲这件事。 在我们的大使到达以前，我们与伊朗已有外交关系；我们在那时有一个代办。 其次，我们的大使不是在上星期六到达德黑兰；他是二月三日到那里的，而伊拉克据点是在四日被袭击。 他在十日到了在那里。 我不知是否那是德黑兰为他准备的欢迎。

我们同伊朗之间不仅是互派大使；我们有一千多公里长的边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颠扑不破的历史关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是互相交织的。 我们要使这种关系继续下去，我们要保全这种关系，我们要珍惜这种关系——但是必须在正义的基础上，必须在尊重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必须通过尊重明确规定条约的尊严和规定各国必须依照此种条约履行其义务的法律的程序，国际法的程序。

现在讲我想要向理事会提出的最后一点。 这也许似乎有点琐碎，但是因为我的伊朗同事既然决定提出这事，我必须回答他。 我所讲的是大概由巴格达电视摄影师照的关于二月十日事件的著名影片。 我知道那个影片的故事，因为我有大家都知道的伊朗宣传报纸《克汉》在二月十三日登载的一个故事。 我确实在祈祷他不会堕入这种头脑简单的宣传的圈套。 所放映的这个影片是关于二月四日的事件，但是事实本身将很明白的告诉诸位同事：我们要在二月十日照出这个影片，真是不可能的事。 让我对这点稍为说明一下。

依照伊朗的说法，我们侵略了伊朗领土，并且我们被击退了，还把若干军械和死尸遗留在我们的后面。 不过我们的摄影师当时显然不仅是身在战场——因为据报纸所载，他们从所有各种角度把战争的场面摄入了影片——而且他们比我们兵士更敏捷地从这个据点撤退了；我们的军队还不得不把他们的死尸和军械遗留在出事地点。

我认为我的同事如果对于这点稍为多想一下，就不会受这种宣传的愚弄了。

主席：我请伊朗代表发言，他要行使他的答辩权。

胡韦达先生（伊朗）：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答复民主也门代表，因为我觉得他似乎没有十分了解我开始讲话时，所说的话。 我所说的会登在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的逐字记录上，民主也门代表可以参看那个记录。 这样他一定会知道他没有了解我说什么。

但是，当他说我们侵略了阿曼和该地区，我一定要表明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应合法的阿曼政府的邀请才去那儿的。 而且，当他说他的国家没有野心，我只好回答，援助佐法尔和其他地方的叛乱的毫无疑问不是南也门而是伊朗。

至于整个地区的解放—我有意用“解放”这一词，我要提醒他保护并推动所谓阿拉伯海湾的所谓解放阵线的是他的国家。

让我很快地回答我的伊拉克同事。 他提到伊拉克士兵尸体的移交问题。 不过我想知道这些尸体在伊朗土地上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由伊朗转移到伊拉克的事实？到安全理事会来并提出一项我要称之为对我国非常强烈的指控的是伊拉克代表。 但是他还说是自我控制。 这是非常奇怪的缓和方法—到这个理事会来，指控一个邻国侵略。 而且，他指责我逃避某些问题，而详述其他问题。 我没有提出这个争端。 争端是在这里提出了，而我成为受害者。

至于军备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我。 读出第一次伊朗购货单的是他。 我要证明给他看，我不知道他的购货单的内容，但是我确实知道他的国家拥有什么高度精巧武器，而且有多少。

伊拉克代表说我在这个理事会里设法阻挠一项决议。 我如何能够这样做？我又不是理事。 我曾经同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大使会见，但我只是向他们解释我国政府的看法和表明我的心情。

至于就结集军队来说，他把问题推到我方。 至于他们大使于二月三日到任

而两个星期后才呈递国书一节，那时我们的元首不在伊朗还需要我再提吗？我想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然，对伊拉克政府来说这不是秘密。

伊拉克代表谈到回溯到殖民地时代的若干文件。我不大了解为什么他的政府竭力要成为那些文件所说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我不知道他所提及的影片是在二月四日还是二月十日拍的，但是影片所附的评论说是伊朗人侵略伊拉克领土。

我没有看过他所指出的报纸上的文章。我是根据外交报告提出这方面的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伊拉克代表在他的答辩中，对举行直接谈判并没有举出站得住的论点。

主席：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他的答辩权。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保证我不想使理事会受到我同伊朗代表之间的“来往论战”的困扰。我只想说一点，使辩论回到建设性的途径上并向理事会提出有关局势的真实情况：自从二月十日以来，直到目前为止，伊朗军队一直占领了伊拉克境内距边界五公里的领土。

这不是伊朗第一次越界或侵入伊拉克。事实上，自从伊朗片面废除两国间有效的和有拘束力的边界条约之后，侵入我们领土、侵犯我国领空以及侵犯我国领海的事件一直在发生。我们一直在容忍；我们一直在克制；我们尝试了各种可能的途径，从直接联系到利用友邦的斡旋，其中许多人大概也在座。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坏，事件已升级到我国政府觉得我们已面临一种威胁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保不住的和不能容忍的境况，作为一个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国家，我们首先要诉诸这个理事会，期望正义得以伸张，和平能够实现。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主席：伊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请他发言。

胡韦达先生（伊朗）：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阻止辩论的进行，那就是伊拉克代表。他刚提到请友好国家调停，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要提请安理会理事注意伊朗代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七日写给秘书长的信。我想只引述下面几句：

“我希望回顾，我国政府与在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尽力进行调解的友好国家政府协商时曾欢迎双方同时撤军的意见，甚至同意一个撤军的暂定日期。可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努力都被伊拉克当局浇了冷水。”

我不想读出信的其他部分；该信是一个正式文件存在秘书处档案内。

伊拉克代表再次提出边界的问题。好吧，我已有一大叠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不过，主席先生，我见你不时看看钟的时间，因此我想把这一部分的声明延迟到以后的会议中发表。但是我请你让我亲自分给安理会每一个理事叙述边界问题整个背景的一些文件。我也要求你让我在以后的会议上作必要的说明。

关于我们提出的谈判，我再说一次，我们还没有接到伊拉克政府的任何答复。既然伊拉克代表说我们向他的国家发动侵略，同时侵占了他的国土，并且我作为伊朗代表，驳斥了他的论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好让人到二月十日的战场上去调查一下，找出谁是谁非，然后向你提出报告？

这是我与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私下会谈时荣幸地向他们提出的一个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不反对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安理会每一个理事都可以作证：在伊拉克提出控诉的第二天，我曾向各理事提出这个意见。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请他发言。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我只需要一分钟矫正错误，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伊朗代表说要进行直接谈判。伊拉克从来没有拒绝，而且还欢迎直接谈判。但是，正如我曾向伊朗代表说过的，如果我们要就我们的边界难题和争执进行谈判，那么伊朗必须先向安理会声明它愿意依照伊朗所片面废除的那个有效的和有拘束力的边界条约履行它的国际义务。

主席：伊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请他发言。

胡韦达先生（伊朗）：我的伊拉克同事不愿意理解某些事情。他提到现行的有效条约。我不知道有任何这种条约的存在。因此，让我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说明这种情况。

我必须说这使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自我担任伊朗常驻这个组织的代表以来，我出席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会议坐在会议厅后面留给伊朗的座位，伊拉克代表的态度使我想起来另一个国家某一代表的态度，他希望在谈判之前强加条件。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对于我的伊朗同事的说法，我不想作出长篇大论来答复，只想把我的声明所附的一九三七年伊拉克和伊朗间条约的案文提交安理会，供安理会各理事参考。

胡韦达先生（伊朗）：我想请我的伊拉克同事放心，他不必这样作。我刚才已经做了。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发言人了。

我跟有关当事各方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协商后，似乎我们可以暂停辩论，好让我们大家继续进行协商。稍后在适当的情况下，我将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

我没有听见反对的意见，就此宣布休会。

午后五时四十五分散会